

看泥

余慕陶著

春 泥

余慕陶 著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2

一九三二年九月付印

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

1 — 1300 册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六角五分

外埠加郵費二分半

春

泥

自序

我把過去曾經發表過的幾篇小說，稍爲斧削了一番，重收在這“春泥”裏，原是用來結束我過去一段生活的表示。這雖是一副 Mummies 的屍身，然亦儘有可使讀者留戀的地方。

“春泥”二字是採取古人詩句——“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”——的意思。是的，前事不忘便是後事之師。這兒，我期待着我從此會把握到正確的人生！

八月十日，一九三二年。

春 泥

余 慕 陶 著

目 次

自序.....	一
紅淚.....	一
重逢後.....	二四
暮烟.....	五七
沒落.....	一四五
田路.....	一六五
死囚.....	一八七

紅 淚

一

昨夜雲煙昨夜過，
風流底事黯消磨；
劉郎祇怨蓬山遠，
已到蓬山恨轉多！

李教授近來的精神，可說是完全集中到他這首詩裏了。每天早上，當他正想起床時，他在床上

必然先把這首詩低唸一遍；唸過了之後，他才兩腳把蓋在身上的毡子踢開，身上披着一件寢衣，慢慢走到浴室裏去洗臉去。但是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反把這首詩更朗誦起來！

一口香煙，唸一句詩，這是他洗臉後的經常情形，同時，他也在那三層樓的房子裏走來走去。不消說，當他在這樣走來走去時，他的腦子是在緊想着這首詩！

“好的，這首詩是好的”。

這句話是在他每想到得意忘形時，無意中發出來的。他發出了這句話以後，他的上下的嘴唇，又會微微的笑起來。接着，他的頭兒便往左右搖擺着，他拿了烟捲的右手，便會舉到他的胸前，一上一下動着，這時，他是不覺得那烟灰是給他的上下動作，弄得揚滿了一間房子了。

他認這首詩的意思明顯是第一個好處，其次便是音節的嘹響和腳韻的神奇。在他的意下，李義山的“昨夜星辰昨夜風”和“畫樓西畔桂堂東”，是比不上他的“昨夜雲烟昨夜過”和“風流底事黯消

磨”，至於那“劉郎祇怨蓬山遠”和“已到蓬山恨轉多”，又是勝過黃仲則的什麼“劉郎已恨蓬山遠”和“一角蓬山便不逢”。

李義山是失於隱晦，而黃仲則是沒有他那樣傳神，這是他內心的批評。他以爲他的第一句的好，就好在“雲烟”，第二句在“風流”，第三四兩句則在“祇怨”和“恨轉”。所謂“雲烟”當然要聯到“風流”，這指明他在昨晚上和一個女人所發生的性關係，已經在昨晚上消磨過了；所謂“祇怨”不消說又要把“恨轉”撮籠來，這說明在他沒有發生性關係以前，是苦悶得非常利害，祇怨沒法來得到性的疏鬆，但是等到有了機會時，他便不行了，馬上就渡過了那時的快感！

教授在想過了這首詩的形式和意義之後，全神經又移向到牠的故事方面。這時，他的眼睛，祇在失神地呆望着那房子裏的用具，他口裏的烟祇在一口一口地吐出來，把那間房子燻成白霧一片。

那已經是一九二九年的暮春的事體了！

上海在暮春時節，還拖着殘冬的餘寒，并且那黃梅絲雨，總是不停地下降着。這已經很容易逗出人生的種種苦悶了，何況在這個時候，上海的春風還在有力無力地時時迎着人面拂來，同時，那天空裏的陽光又是那樣晦明莫定。李教授在這個時候，便深深感覺到性慾的特別苦悶！

一天晚上，當他辭別了他的快要生孩子的夫人，從那三層樓下到樓下，而正想去看一位女友時，他便恰恰接上了這位女友由專人送來的書信，她說她是生病了。

他按了她的地點，沿着一條到南市去的馬路，走到寫這封信的女友家裏來，意思當然帶有來看看她信中所說的病狀的。

她是住居在二層樓亭子間裏，房子不外是一丈多現方的樣子。上海亭子間都是朝北的，是冷天很冷而熱天很熱的。可是，她這間亭子間却特別，東南兩面各有一個大窗櫺，空氣是很流通，同時，那裏面的佈置——傢具和鋪床的安排，也在在呈現着整潔。李教授一進到這間房子時，他就看着

了他的女友已經懶懶地躺着在牀上了。

“李先生，你真有心！”她說着，但沒有起身。

“你病得很利害麼？”他同情地反問着。

“病倒沒有什麼大病，不過，這幾天的天氣真把我蒸得好像是病，又好像不是。”她把他當作是自己的人，沒有什麼客氣。

“啊——”他說了這一個字，忽然停住了，但接着，他的眼睛便在她的身上亂轉起來。

“李先生，你爲什麼好像想說話，又好像不想說？”她說了這句，便向他斜瞟了一眼！

他看了這樣的情勢，便移向到她的床邊，旋即伸出他的手去試探他額前的熱度，接着又按了一下她左手的脈搏！

她在這個時候，臉孔總彷彿在發熱，她好像在聽見着她的心音和馳驟着的馬蹄無異，躺在牀上的她的身軀時而微顫起來。

“李先生，師母曉不曉得你到我這兒來？”

“那有什麼關係。”

“那裏，我看你還在想着師母哩！”

自從這句話浮出在這亭子間之後，亭子間的空氣便突然緊張起來！他的心已經砰砰動了，他的眼睛也慢慢變得充滿了紅火一般。他祇想到她的祇穿了一條短褲子的屁股，他祇望到她那隆隆然的一對乳峯！他終把她的手握起來，且說着：

“我的身體快要溶解在這兒了！”

接着，他的身軀也就倒在那床上了。

一忽，那房裏的燈光便黑了，五分鐘以後，那房裏的空氣便有些兒振顫！

二

教授經過了這一度春風之後，便很常到她家裏來。他來時不是早上便是晚間，因為，他很害怕他會在那兒碰見熟人。

她並不是別人，她就是他的學生。當他在那間文法學院教書時，她可以說是他的唯一的信仰者。她每逢聽他的課時，衣服總是穿得很特別；有時是穿一身白印度綢的洋服，胸前綴一朵紅花；有時却又穿一件很緊身而袖子又是那麼短窄的毛

葛旗袍……同時，她在聽課時，必然是坐在最前排的書棹，對於他的講授是很留心的，她有時竟能把他所講的材料，全部記錄出來。

或是問講義，或是問參巧書，她總愛在下課之後，單獨地跑到學校辦事處來找他。他對於她的舉措，自然早已看出來了，他對她自然也有些特別的表示。不過，那時，因礙於學校的紀律，和他的夫人的限制，他竟把這很成熟的機會放過去了。

但是，這回倒不相同。第一，那間學堂已經不存在了，學校的紀律是範圍不住他們了；第二，他的夫人又懷了七八個月的喜，他在行動方面是不受他的夫人的限制了；此外，他還因為幾月來的性的積壓，正好和她重溫舊夢了。

事情不會有絕對的利益。他對她原抱定是開開心和解決解決性慾的，那曉得這事體的發展，竟和他原定的觀念相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他每次到了她家裏時，她總是長江大河般的在敘談她過去的歷史。

她說她是個K省人氏，她的父親曾在清代做

過兩三任知縣，家中薄有田產，儼然一世家。年來，父親年邁，所謀不成，且所具田產非淪入匪徒手中，便無人過問，家庭生活因之而日益窮蹙了，父親就在重重的經濟苦悶之下，淹然長逝了。那時她還是十八歲的小家碧玉，後來便聽從了母親之命，媒灼之言，竟與東隣W君結婚了。

她的話每說到這兒時，總得停幾分鐘，這或許是她故意把當時的空氣弄得異常嚴重，然而也未始不是她抑壓不住她心頭的悲哀。她在這個當兒，往往會流眼淚的，但是當她把眼淚揩乾了時，又會這樣問起他來：

“李先生，你能同情我的可憐麼？”

假如她是得不到這句話的回覆，她往往是不再繼續她的身世的訴說的。這因為她的內心常覺得這是一種恥辱，這種恥辱是比什麼，都還要利害！假如他聽了這句話，馬上就答以“當然，我當然是同情你”的話，那她又會這樣繼續說着：

“W君雖是個世家後裔，但人品却很下流。他日常的生活，除吃大烟和打牌以外，便很喜歡在鎮

上攪些出風頭的亂子，好比包私，或強奸人家閨女；像這樣的行爲，不消說是很容易把他的家道弄到破產。我同他結婚五年，從沒有經過一年或半載的舒服：時刻替他担心他本人的身體，并且，連年來竟替他生了三個孩子。當我的第三個小孩出生時，他竟爲了種種不道德的事體，被曳進到牢裏去了。那時，他的家庭，竟把我們母子看做是不祥之物，把我們趕出了家庭！”

這時，教授每次聽她說到這時，眉頭總在縐着，一身的汗毛好像都因爲一種恐怖的襲擊而在豎立起來。他一時雖對她說不出什麼，然而，他却暗暗地怨恨着這吃人的舊禮教。有時，他竟會因怨恨這吃人的舊禮教，登即站立在卅亭子間裏，把兩手橫衝直撞，表示着他要決心地來爲她奮鬥。

這樣，她不消說會更高興更煽動起來。

她說她從那家庭被趕出來以後，就賃了一間貧民的住屋，首先把她三個小孩安頓起來，接着，白天，她就到附近的學堂裏領些學生的衣服來洗，晚上，她却又托人到各車衣店去拿些衣服來縫。在

這樣的含辛茹苦當中，她終把那三個小孩養活下來，現在，那最小的，亦有五歲了。俗云，福無雙至，福不單行 她以後又給一個學生騙了。

“這是這樣開始的”，她說，“學生是盧姓，我們鎮裏的小商人的兒子。他最初是利我的姿色，且看上我的字畫，一步一步和我通信。那時，自然是我的幼穉，其實，我就不那樣幼穉，亦是沒法的，因為像我這樣一個女工，怎麼能長此擔負得起一家四口人的開消。我的工作是一天一天困難，三個小孩是一天天長得要錢用了。他看中了我這種弱點，便毅然說他可以擔負我三個小孩的責任，即是把他們放到他家裏，而他就硬要引我來上海再讀書。先生，你想，這種機會之於我，是有怎樣大的誘引力哩！你想我除開把牠當作是天邊墜下一個火星以外，什麼也沒有！”

她的聲音有點啞了，但在她渴過了一口開水以後，她却又接着道：

“我之所以到上海來，是他賜給我的；我能和你見面，亦是他賜給我的；這在表面上看來，我應